




# 唐宋 下 传奇集

Tang Song Chuan Qi ji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周宋  
传奇集

周宋  
传奇集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Tang Song Chuan Qi Ji

唐宋传奇集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集 下 / 鲁迅 校录, 蔡义江、蔡宛若 今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39-3617-4

I. ①唐… II. ①鲁… ②蔡… III. ①传奇小说—小说集—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054 号

策 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钱建芳 徐 莺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 唐宋传奇集 下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21 千字

印张 14

插页 1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617-4

定价 3

版权所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可承印单位调换)

001 卷五

- 冥音录 /002  
东阳夜怪录 /006  
灵应传 /024

039 卷六

- 隋遗录 上 /040  
隋遗录 下 /048  
隋炀帝海山记 上 /054  
隋炀帝海山记 下 /064  
迷楼记 /074  
开河记 /084

099 卷七

- 绿珠传 /100  
杨太真外传 上 /110  
杨太真外传 下 /124

139 卷八

- 流红记 /140  
赵飞燕别传 /146  
谭意歌传 /154  
王幼玉记 /166  
王榭传 /176  
梅妃传 /184  
李师师外传 /192

201 稗边小缀

# 卷五



冥音录 缺名 撰

东阳夜怪录 缺名 撰

灵应传 缺名 撰

##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某孤藐而能自强。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蒞奴，风容不下，善鼓箏，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捶，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佑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哀而悯焉。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箏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

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箏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鸱啼鬼啸，闻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榭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

## 冥音录

白话版

庐江县尉李侃，陇西郡人，家居洛水之南。唐文宗大和初年，死于任所。他娶了个外室叫崔氏，原本是广陵的妓女。崔氏生了两个女儿，李侃死时，两人年纪都还幼小，崔氏抚养两女恪守妇道，直至她们长大，因而就安家在庐江。李侃死后，他宗族里的亲戚，即使是身居显要地位的人，崔氏也绝不与他们过往通问。庐江的人都同情她孤立无援而又钦佩她能自强。

崔氏生性非常喜爱音乐，虽然贫苦度日，仍常常弹唱乐曲来自我娱乐。她有个妹妹叫蒞奴，风姿容貌都不在崔氏之下，善于弹箏，可称古今绝妙，闻名于时。才十七岁，没有出嫁便死了。人们都哀怜她的不幸。崔氏的两个女儿从幼小时起，就向她学习技艺了。大女儿嫁给本地人丁玄夫。她秉性不太聪明，幼小时，每次教她技艺，稍有点达不到要求，母亲就用鞭子责打她，但终究还是不懂技艺的奥妙。大女儿心里常常想念她的阿姨，说：“我是阿姨的外甥女。如今生死两离，恩爱隔绝已久。阿姨活着时是何等的聪明，怎么死后就全然不顾，不能用神力来保佑我、帮助我，使我心灵目明，大致比得上一般同行呢？”每逢节日或初一、十五，她总设祭祀，以酒洒地，悲咽流泪。这样过了八年，她母亲也很伤心可怜她。

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大女儿夜间睡觉时，忽然惊起号哭，对母亲说：“刚才我做梦见到了阿姨，她拉住我的手哭泣说：‘我自从离开人世，在阴司里名属教坊妓籍，由太常寺博士李元凭传授我乐曲。元凭几次将我推荐给宪宗皇帝。皇帝召我在宫中居住。一年后，将我派往穆宗皇帝宫中侍奉，指导诸妃嫔弹箏，在宫中出入有一年光景。老天爷保佑唐室，诛杀了郑注，天下共同欢庆。唐室诸皇帝的宫中，互相挑选伎艺音乐，用来进献唐高祖神尧和太宗皇帝二宫。我又得以侍奉宪宗。每个月中，隔五天轮到一次去后宫长秋殿值班教乐。其余的日子，就可以随意游览各处，只是不能走出皇宫罢了。你的恳切之情，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办法能来。最近襄阳公主认我作女儿，十分思念我，我能够进出公主的住宅。她私下准许我回来，成全你的愿望。你早早作好准备！阴间的法律很严，倘或让皇帝知道了，我就要受严惩了，还会连累公主。’”大女儿说完，又与她母亲相抱哭泣。

次日，就洒扫干净一间房子，虚设了一桌筵席，摆上了酒菜果品，仿佛看到了她阿姨已经来了。于是大女儿拿来箏坐定后，就闭上眼睛弹奏起来，随着手指的拨动，便有所领悟。以前，教她弹奏人间的曲子，十天还学不会一支，现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了十支。曲子的名称和格调，几乎都不是活着的人所能得到的。声调哀怨，幽幽的像鸱鸱啼鬼啸一般，听到箏声的人没有不悲伤叹息的。曲子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榭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



《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榭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琇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枪钹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

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至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等。十支曲子弹完,蕙奴愁容满面地对她外甥女说:“这些都是内宫中新制作的曲子,是皇帝特别喜欢的。《榭林叹》、《红窗影》等,每次宴饮时,都用它来行传花抛球、举杯舞蹈的酒令,在长夜饮酒时助兴。穆宗敕命任修文舍人官的元稹撰写乐曲的歌词,他写了几十首,都很美。酒酣时,就命宫女们一首首歌唱。皇帝亲自手拿玉如意敲击,伴着歌打拍子。皇帝很注意曲调的对外保密,担心会传到其他邦国去,所以我们都不敢泄露。岁入寅年,地府该当有重大的变化发生,曲子能够流传到人间了。阴间与阳世不同路,人与鬼不同道,如今居然能在人事上有所接触,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决非偶然。正须将我这十支曲子献给人间的天子,不可以使它在圣明的时代埋没无闻的。”

于是,这件事就由县呈报给州,州呈报给府。庐州刺史崔瑀亲自召大女儿来试奏,果然箏弦发出的声音浏亮悦耳。它有点像琴的声调,不像当时秦地流行音乐的风格。用其他许多乐器来与它合奏,则乐调音律都很不相同,难以配合。母亲崔氏就叫小女儿向她阿姨再拜行礼,请求也能传授她这十支曲子,结果小女儿也全学会了。到晚上,蕙奴告辞而去。过了几天,蕙奴又来,对大女儿说:“听说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要召你去。到时候怕出差错,你可以把曲子逐一地再弹奏弹奏。”又留下一支曲子,叫《思归乐》。过不多久,州府果然命令将大女儿送到扬州去,演奏时一点都没有差错。淮南节度使兼观察使、前宰相李德裕曾论述过这件事。不久,大女儿就死了。

##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茌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

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暄，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霁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

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势愈甚。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撒所借刍藁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处。”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鞞之故也），生在磻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此未几，房院荒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祖先是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天考取进士。曾经居住在山东邹鲁一带的名山中读书。王洙自己说，在考中进士前四年，因为随同本州申报名册的官吏入京参加科举考试，傍晚来到荥阳，在一家旅店住宿。正好一个彭城县的举子成自虚客居此地，因为家中有事不能参加考试，准备返回故乡。遇到王洙，就说起为赴考辛苦奔波的事来。自虚字致本，谈话中提到很多亲眼所见的人间怪事。

这一年的十一月八日<sup>①</sup>，成自虚从长安向东返回家乡。第二天，走到渭南县境内，正遇上阴天，无法知道时辰的早晚。县令黎谓挽留他喝几杯酒，自虚仗着自己乘坐的马脚力健壮，就让仆从担着行李，全都先赶到赤水店等候住宿，自己再逗留一会儿。

等到他走出县城的东门，只见阴风刮地，飞雪漫天，走了没有几里，天就要黑下来了。自虚的仆从，都已经被他打发先走了，路上又看不到一个人，无法问路。到了这个时候，成自虚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他过了东阳驿站往南走，寻找赤水到谷口的大路。离驿站不到三四里地，有一个低洼的小山村。成自虚借着林间微茫的月光，大致辨认出一座佛庙，就打开庙门，快步走了进去。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自虚心想既有佛庙，一定有住持的和尚，准备要求歇脚避雪，便鞭马进入院内，后来才看清院内北侧横着几间空屋子，静悄悄地没有灯烛。仔细听了很久，隐约好像有人喘息的声音，于是把马拴在西边的柱子上，连连呼唤：“院主和尚，今晚请大开慈悲救救我！”慢慢地听到有人回答：“老病僧智高在这里。刚才僮仆已被派到村里去化缘了，没法找到引火物点燃蜡烛。雪这么大，又是深夜，客人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四面都没有邻居人家，怎么帮助你呢？今晚如果你不嫌恶我有病龌龊，就请过来和我作伴，免得在风雪之中挨冻。我还可以把身下垫的干草分给你一些，足以躺下休息了。”自虚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听到这番话心中也很高兴。于是进入屋中，问道：“高公故乡是哪里？为什么栖居在此地？出家前姓什么？我既然承蒙您收容接纳，多少应该了解一些您的身世。”高公说：“贫道俗姓安（因为骆驼背上的峰俗称肉鞍），生在大沙漠以西。因为发愿要把毕生的力量奉献给佛，随着机缘来到中国。到这里时间不长，寺院荒芜破败还没顾上收拾。秀才您忽然光临，没有什么可招待，希望您不要见怪。”自虚和他这样一问一答地闲谈，差不多忘记了刚才的疲倦，就对高公说：“我今天才知道‘探宝化城’这句话，佛祖不是随便用作比喻的<sup>②</sup>，今天高公就是我的导师了。高公是佛学正宗，所以才有如此使人心服的理论。”

①指元和八年。

②注文：佛家以化城喻品格。

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闻人曰：“路甚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瑯瑯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

自虚茫然如失，口喏眸眙，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机当为羈）于维縶，巍巍道德，可谓首出济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当为褐，用毛色而讥之）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当为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

一会儿,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好像有几个人正结伴向这里走来。接着听见有人说:“真是一场好雪!师丈在家吗?”高公还没来得及答话,就听见一人说:“曹长<sup>①</sup>请先走。”有人说:“朱八丈应该先走。”又听见有人说:“道路很宽,曹长不必苦苦谦让了,两位并肩先走就行了。”自虚心想来人很多,自己的胆子也壮了不少。过了一会儿,好像来人全都在屋中坐定。其中一人说:“师丈,这里有借宿的客人吗?”高公回答说:“刚才正好有位客人来求宿。”自虚眼前一片昏黑,看不清来人的形貌。只有最前面一人俯身房檐下,被白雪映照,仿佛见他穿着黑色的皮袍,背部和肋下有白色的补丁。那人先向自虚发问道:“客人为什么独自一人顶风冒雪半夜来到此地?”自虚就把实情详尽地告诉了他。那人于是请问自虚的姓名,回答说:“进士成自虚。”自虚也乘机问他们说:“黑暗中不能一一拜识尊颜,将来无法让子孙知道我们这些老朋友。请各自说说自己的官职和尊姓大名吧。”就听见一人说:“我是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sup>②</sup>又一人说:“我是副轻车将军朱中正,别号桃林客。”<sup>③</sup>又一人说:“我名去文,姓敬。”<sup>④</sup>又一人说:“我名锐金,姓奚。”<sup>⑤</sup>这时好像大家已团团围坐在一起了。

开始时,因为谈起成自虚赶考的事,卢倚马把话题扯到评论诗文上来。卢倚马说:“我小时候,就听人吟咏师丈的《聚雪为山》诗<sup>⑥</sup>,直到今天还记得。今夜的景象就像诗中描写的一样。师丈,有这回事吗?”高公说:“诗中写的什么?你说说看。”倚马说:“我记得是:

谁家扫积雪堆满庭前,  
脚踏过崇山峻岭万千。  
我心并不觉侵衣寒冷,  
曾向冰雪中住过几年。”

成自虚听后茫然若失,张口直视,总觉得诗意高深莫测。高公就解释说:“雪山是我家乡的山。以前有一年偶然看见小孩子在堆雪玩,矗立成峰峦起伏的群山形状,不禁遥望西方怀念起故乡来了,怅然之余,就写了这首诗。曹长真聪明,竟然至今还记得!贫道过去那些恶劣不堪的诗句,要不是曹长总在口中念叨,连我自己也要忘记了。”倚马说:“师丈逍遥驰骋在远荒大漠之中,摆脱了尘俗的一切羁绊,道德巍巍,称得上高出我辈一头。像我们这些人,望尘奔走,怎能仰见您的项背呢?我倚马今年春天因公事进城,天性愚笨,城中又柴米价格高昂,使我备受折磨。暂时羁(谐“饥”)旅异乡,虽然日夜勤劳,所得的薪水(草料)很少,而肩上的负担却不轻,时常害怕受到处罚责骂。最近承蒙所在衙门为我升转了

①唐时同级官员之间的称呼。“曹”谐“槽”,谓牛与驴皆槽内食草也。

②“卢”倚“马”旁为“驴”。

③“朱”之正中乃“牛”。《尚书》:“放牛于桃林之野。”

④“敬”去“文”为“苟”,谐“狗”。

⑤“奚”,“鷄”[鸡]也。其爪“锐”则利于斗,称“金距”。

⑥佛教曾于雪山修行,称雪山大士;又天山别称雪山,谓骆驼来自天山也。

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当作喂）羈（羈当作饥）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

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颍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瞩。”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苦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慙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谓啮草之性与师丈同），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只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从觞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提当为蹄），何门而得离火宅（亦用事讥之）？”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净，道成则为正觉（觉当为角）。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

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实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事则难于固违。况老僧残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抉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越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

一个空头官衔(谓徒然被改作替换服役的驴子),是想进而请求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昨天晚上出了长乐驿露宿在城墙下,悲伤自己在尘世中碌碌奔波的不幸,感慨之余,产生了隐退山林、与山鹿野麋为伴的念头。于是写了两首歪诗寄给同伴。今天当着各位诗人,很想念一遍,又有些犹豫不敢。”自虚说:“今天能有幸听到您的佳作,真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倚马又谦让说:“是我不揣鄙陋了。何况师丈一代文学大师也在这里,我怎敢献丑呢?”自虚苦苦请求道:“大家都很想听,很想听。”倚马于是高声朗诵他的诗道:

长安城东头洛阳道中,  
车轮不停息尘埃蒙蒙。  
抢先为争利竞相挥鞭,  
相逢却都是碌碌老翁。

天晚路途长不计行程,  
离群独自走不能嘶鸣。  
幸有青青草生于河畔,  
春天来尚能慰我羁情<sup>①</sup>。

在座的人都称赞说:“真是好诗!”倚马谦虚道:“太差了,太差了!”朱中正对高公说:“以前听说北方大漠一带的学子,很多人都能吟诵师丈的佳句。今天正好相聚在群贤毕集的颍川,又恭听了卢曹长所念诗句,一洗心中的昏浊鄙俗,神清意爽。您新作一定很多,在座的都想听您吟咏一番。为什么不读两三首听听,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呢?”高公请求改天再说。

中正又说:“看今天这么多名士都在场,盛况不亚于当年梁孝王的兔园大会;高谈阔论,也称得上是一时之盛事了。可惜这里离集市太远,夜半更深谈兴正浓,不仅没有酒,连菜肴也没有办法搞到。宾主之间礼数不周,非常惭愧。我们正把探究真理当做食物大嚼大咽<sup>②</sup>,而各位先生却整夜没有东西填肚子,真是不好意思。”高公说:“我听说精妙的言论可以使人忘记饥渴。就拿朱八郎来说,力气比任何人都大,一举一动都循规蹈矩,攻克城池犒劳士兵,是他的长处。只是佛家有因果变化十二环节之说,其实都由其中‘触’这一环节开始的。<sup>③</sup>人生茫茫,苦海无边,烦恼也由此而生,不知到何地才可见菩提<sup>④</sup>而觉悟,入何门才能脱离火宅<sup>⑤</sup>而修得正果?”中正回答说:“依我看来,就好像前车翻了,后车仍然要翻一样,人们总是在‘恶道’中生死轮回,无法解脱,先后报应,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伸长脖子来

①“慰”谐“喂”;“羁”谐“饥”。

②谓驴、牛和骆驼一样有吃草的本性。

③讥牛之以角触物也。

④“提”谐“蹄”。

⑤佛教用以喻人生苦难,此讥则其被烹煮也。



作头陀不系身。”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隼气，性好鹰鹞。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峙（此处地名苟家嘴也）。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摇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踰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因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征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义见《古今注》），相去数千。苗十（以五五之数故第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

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老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吝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嘘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鹤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疏野态，霜晓叫荒村。”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